

國際化的因應與挑戰

- 台灣加入WTO後金融體制面臨的機會與挑戰
- 我們需要建立完整的資本金融市場
- 金融自由化已經沒有回頭的可能
- 解決公司治理、兩岸直航，一切水到渠成

主持人 林 全（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報告人 薛 琦（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回應人 徐小波（宇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

賴幸媛（立法委員）

陳聖德（亞洲金融控股公司北亞及大中華區總經理）

我

- 兩岸金融產業的競合與政策挑戰
- 注意大陸將台灣邊緣化的策略
- 金改必須從開放做起
- 台灣變身區域金融中心還需多多努力

報告人 華而誠（世新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評論人 吳釗燮（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子江（政治大學企管系兼任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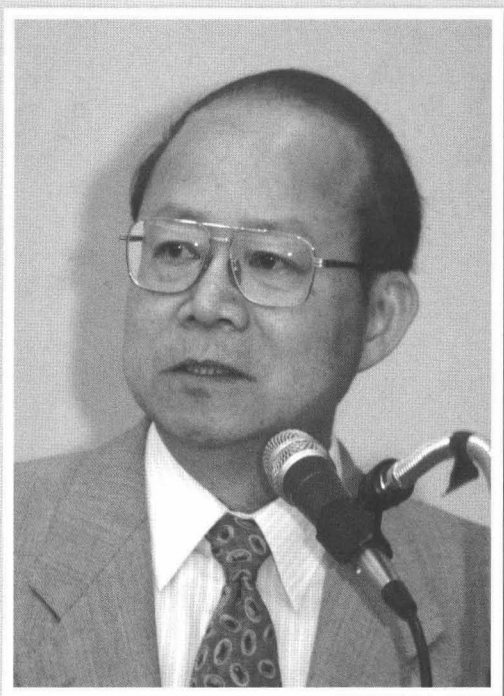
楊雅惠（中華經濟研究院財經策略中心主任）

主持人

林全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經濟學博士。現任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專業領域為財經，曾任財政部部長、行政院主計處主任長、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暨財政研究所教授、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政治大學財稅學系系主任、財政研究所所長、政治大學財稅學系暨財政研究所教授、政治大學財稅學系暨財政研究所副教授、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報告人

薛琦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專業領域為經濟發展、產業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曾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行政院經濟革新委員會產業組副召集人、行政主計處國民所得評審委員會委員。

徐小波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美國塔夫茲大學佛萊徹法律外交學院外交學碩士。現任宇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專業領域為公司經營及跨國投資策略之規劃、亞太地區區域性經濟合作之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管理以及資本市場與證券金融等相關法律諮詢。代表著作有合資事業法律問題之研究、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之法律研究。





評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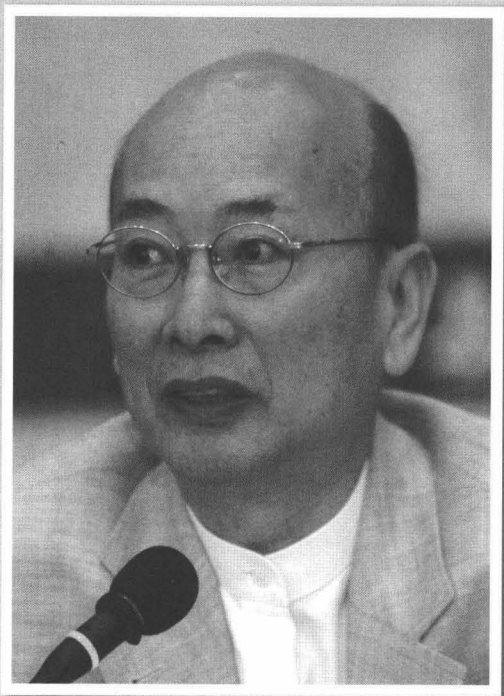
賴幸媛

英國薩克斯大學發展研究博士。現任立法委員。專業領域為經濟安全戰略、區域整合、WTO研究、援外工作、國際關係與組織，曾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WTO二〇〇一年入會談判執行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兼國際事務處處長、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C）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長、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研究中心創辦人兼負責人。

陳聖德

美國密蘇里大學企管碩士。現任亞洲金融控股公司北亞及大中華區總經理，曾任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總經理、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總經理、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法金執行長、中國信託綜合證券公司董事長、花旗集團台灣區負責人、花旗銀行企業金融負責人、花旗銀行亞太區財務長、漢華銀行東京分行外匯交易部主管。





報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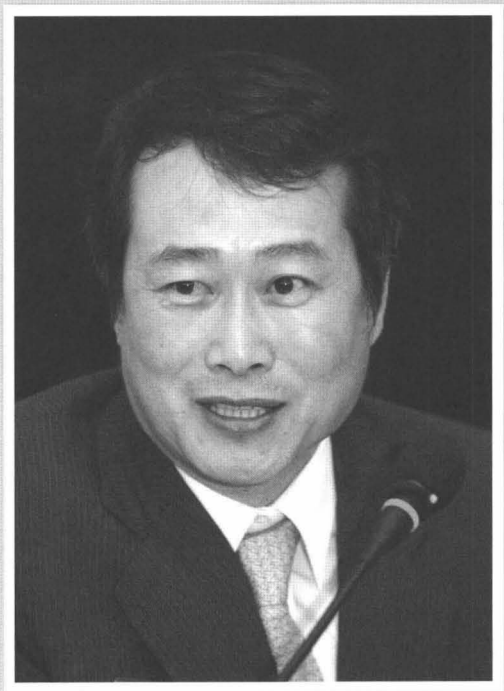
華而誠

美國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經濟學博士。現任世新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專業領域為經濟發展、國際金融、大陸經濟，代表著作有《廿一世紀初的中國服務業》、《中國經濟的軟著陸》、《貿易順差、臺幣升值、與經濟結構調整政策》，曾任全球策略投資管理公司總裁暨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中國、拉丁美洲第三局首席經濟學家。

吳釗燮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專業領域為政治學，曾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系助教授、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總統府副秘書長。





評論人

楊子江

政治大學企管博士、美國伊利諾大學碩士。現任政治大學企管系兼任副教授，專業領域為金融、證券、投資，曾任中聯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總經理、台灣銀行常務董事兼代董事長、財政部政務次長。

楊雅惠

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財經策略中心主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專業領域為貨幣銀行、金融制度、產業金融，代表著作有《大陸金融體制之研究》、《台灣產業金融協助措施的回顧與展望》等，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經濟所所長、台灣經濟學會理監事。



《報告》

台灣加入WTO後 金融體制面臨的機會與挑戰

◎ 薛 琦

謝謝主持人、三位的評論人、還有今天與會的各位貴賓，大家早！真的非常高興有此機會來跟大家報告WTO與金融業的關係。每一次談到WTO都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過去好幾次的諮商會談裡面回想起來也有不少的樂趣，WTO這三個字很好玩，它可以代表Watch Taiwan Open，也是WTO。為何台灣的經濟要open？因為它可以Widen Taiwan,s Opportunity，市場開放後就會帶來很多的機會，當然任何的機會同時也代表它是一個挑戰，你是否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換句話說，也是看你可不可以overcome它所帶給你的

challenge。台灣入會的談判談了有五年之久，若加上GATT的談判的話就將近十年，整個談判到了一九九九年時大致完成，當時沒有立即加入的原因是因為在等對岸，它拖了二年我們就等了二年。在整個的談判過程中，那段時間也是台灣在大力打開服務業（service sector），實際上很多對外的談判談完後回到國內，國內的行政部門就將之付諸實施了。所以嚴格說來，台灣在二〇〇二年加入WTO後，我覺得大家應該不會感受到什麼明顯的影響，真正有明顯的影響是在二〇〇二年一月一日，米酒的價格變貴了，其它立即的影響要看到是很難的，所以WTO其實是見證了台灣的一個開放的過程，Widen Taiwan, Opportunity, open 這個字本身也是名詞，還有一個名詞opening與openness、openness代表的比較抽象，講的是一種胸襟、氣魄。那時候在加入WTO時，實際上台灣是借外力來克服國內的壓力，表示我們那時候真的有企圖心希望借加入WTO來開放台灣的服務業，所以在這裡我用的是Widen Taiwan, Opportunity而非Widen Taiwan, Opening，來表示台灣那時候的一個氣度。現在講來應該不錯，加入WTO在各方面可以看到具體的一些成果，但是現在再看一看，我覺得台灣的開放是一個跛腳式的開放，我們對全世界都開放，唯獨對一個地方不開放，最後，WTO會不會尤其是在外國人的眼光（此地的歐僑商會、美僑商會）對我們有很多的埋怨，WTO後來會不會變成我們最不想看到的是wait Taiwan to

open，還要等台灣去開放。很高興今天主委也在，您在這個地方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首先我想先跟大家報告「watch Taiwan open」這個階段。在前面于老師談了很多台灣金融業的開放，我在此就不再重覆。唯一想跟各位報告的是，在一九九五年的一月五日，行政院會通過了一個計劃——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其中就有一個金融中心。我現在可以很誠實地向大家報告，我們那個計畫的時間是十年，我們希望十年後亞太營運中心所呈現的風貌或者說裡面有六個中心，六個中心十年以後會發展成的樣子。我們覺得台灣的空運中心、海運中心、製造中心都沒有什麼，最難的就是金融中心，所以在我們認為，十年後的金融中心都還有百分之七十五，換言之，經過十年的努力，我們都不認為台灣的金融市場可以match到國際（歐美）的金融市場等量齊現，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和WTO其實有關係，WTO其實是透過一個多邊的機制、雙邊的諮商，諮商實際上是很不平等，不平等是因為必須入會，每一次在諮商時都是我們被人家要求要開放市場，有時候講到最後時，提出外國的市場並不如台灣市場開放時，怎麼可以要求台灣要開放，他們一貫的回答都是：「抱歉，是台灣要入會，不是我們要入會。」所以那個談判有時候談起來真的是很窩囊，就是一直在被對方壓迫。但是，後來想一想，這未嘗也不是件好事，因為台灣的市場就是需要開放，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中

清楚載明：整個計劃的核心目標就是——自由化、國際化。這個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所以這個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可以將之理解成為它是一個單方面，不需要任何人的壓力，自己是把市場開放當作是自己的一個目標，所以整個九〇年代就在這二股的力量把台灣主要的服務業市場一步步地開放。我們當然知道自由化就是鬆綁、解除管制。國際化的定義就是跟國際市場接軌，把制度與管制法令與法規變成能與國際接軌，跟國際接軌的好處就是讓國外進來，讓外國人可以進入到本國的經濟體系中。換言之，如果可以做到國際化，把外國人看成與本國人一樣，提供外國人國民待遇，則國際化大概就不差了，只要一視同仁，剩下的就是國內的自由化，在此也和大家報告一下，在亞太營運中心的計劃中，金融中心是最困難的，在WTO的談判中，以複雜度、所涵蓋的範圍當屬金融部門是最困難的，無出其右，有一次我自己很好奇，把WTO內部一個重要的文件，稱之schedule，即市場開放承諾表，我把它算了一下，裡面金融部門占的分量有多少，因為有一共有二個服務業的類別，金融部門我算了一下剛剛好百分之四十，即它的頁數恰好占百分之四十，所以這裡大家可以體會到，金融服務業在對外談判時一直是一個重點，也是其它國家一直在壓迫我們。在九〇年代我們自由化的措施，我說不要再重覆，在此我稍微要提一下，若以二〇〇〇年做一個分界點，二〇〇〇年以後，其實台灣也做了很多市場開放的措施，不過

那些措施大概有一個特色，除了是市場開放以外，大概就把我們以前在市場開放過程時，我們的管制那一部份再將其補強了。也可以說，其實這就是第一與第二階段的金融改革，在這個部分它所強調的重點若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在九〇年代開放的過程，它提供、創造了很多的機會，在市場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對於金融市場的監理並不完善，或者說趕不上市場開放的速度，這個地方產生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在金融市場中的退場機制幾乎不存在，于老師最後的八點感想中，其中有一點是，台灣的退場機制只有一個，就是「概括承受」（叫公營銀行去接管債務、債權，其資產淨值通常都是負的）。這地方出現的問題是，在任何一個市場中有market discipline，在此我並非指的是市場秩序，而是市場的紀律，其為在市場中要非常地有效率，否則市場紀律就會讓你離開、退出市場。通常market discipline，維護市場紀律的維護者是金融部門，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如果金融機構本身出現問題怎麼辦？換言之，金融部門是discipline別人的，金融機構若本身表現不好，後來我們就發現沒有退場的機制，我們費了好大的勁，我想是第一、二次金改政府有努力的地方，這也表現在九〇年代後期，市場的開放，國內外經濟情況的改變，我們出現了很多的呆帳，過去國內公營銀行對打銷呆帳向來不太積極，這也很自然，因為一打銷呆帳，預算就達不到，績效獎金也就沒有了，銀行又不是我的，我何必要做壞人。

接著要跟大家報告的是，我們的金融部門開放後，我們是否真的可以看到一些的成果，在此我用兩個指標來解讀。一個是金融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另一個是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即外國投資者參與，是否如當初的目標希望有更多國外的參與者。一九九六年時，整個廣義的金融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由百分之八·九，逐年成長至二〇〇四年百分之十·八一。不過在此我要向各位做一個補充，還有無繼續上升的空間？我提供一些數字給大家參考一下，大家看看有沒有。美國在二〇〇三年時，其金融服務業是執全球之牛耳，其金融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只有百分之八。若不去看美國的情況，因為美國還有其它很多的服務業，它發展地很快。看看人們皆認為是區域金融中心的香港和新加坡，尤其是香港，它的製造業幾乎已經沒有了。香港、新加坡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們的金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也不過只有百分之十一上下。我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小小的評論，我們的二次金改列了一些目標，其中一個目標是到二〇〇八年時，台灣的金融服務業要占到GDP比重的百分之十三，顯然當初訂定這個數字的決策者不清楚國際上的情形。我們要去看看在台灣金融服務業中的銀行還有銀行與保險，保險業的生產毛額成長地比銀行業還快，唯一一個上上下下不太穩定的是證券（資本市場）。然我們都知道資本市場的波動性本來就比較大，有資料顯示，台灣開放了市場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是，希望增

加國外的參與。國內外商銀行的家數在一九九五年以後是增加的，增加到一九九九年巔峰後就掉下來了，證券市場是一直在增加，國外保險公司也是增加然後掉下來，在此我談的是家數。如果從市場占有率來看就會都是增加，所以從這一點才說要用兩個指標來看市場開放不成功，我覺得如果不以家數來看的話，它是成功的，為什麼有時不要太強調家數？因為很多在國內的外商銀行，有一家後來就消失了，消失並不是它倒閉，是它國外的兩家母銀行合併了，合併了在台灣於是也就剩下一家。

WTO新回合的談判，賴委員過去也介入很多。看一看在上一次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是GATT的第六次的談判，那一次談判談了七年之久，一九九三年一月那一次的談成，然後才有WTO的成立，那一次的談判會拖這麼久主要是歐盟在金融服務業的領域上不願意配合、讓步。這一次杜哈新回合談判也是比較麻煩的。未來各個國家在新回合談判時會要求台灣做的事情有：在銀行的領域其實沒有特別重要的談判重點，別人對台灣的要求主要是在個金那一項，我們雖然可以做，但是有些人悄悄地做，又好像沒有怎麼樣的這個地方，他們有意見。在證券期貨業對於跨國提供諮詢的服務，我們過去是不做承諾，現在人家有意見，認為consultant不能從國外連線就來提供。其它還有一些課稅稅率的問題，我想那總是存在著。我想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於兩岸之間的金融遲遲無法正常化，這是國

實際上都非常關心的。記得Gibbs也提到，我還特別注意到他說：「台灣的銀行下一階段要做的一件事情，除了購併、擴大規模之外，還要走出去。」其實台灣的銀行走出去現在並沒有任何的限制，但是唯一的限制就是到對岸去，這點相當地麻煩。

在大陸最近的第十一次的五年計劃中，它第一次提到金融要扮演的角色，它也明顯地談到，分配資源是金融部門的職責，顯然過去在中國大陸轉型的期間，政府對於資源的分配之介入還是太深，而產生了很大的一筆壞帳，大陸國營事業的用錢大概也和台灣的國營企業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大陸在第十一次的五年計劃中也希望利用WTO的承諾，還有今年的年底要提供給外國人國民待遇，這顯然會有很大的影響，最大的一個影響是他們現在開始鼓勵外國人去買大陸的銀行，一家的投資人不能超過百分之十五，加起來不能超過百分之二十，後來好像又提高到了百分之二十五。還有一個是香港的CEPA。在台灣的富邦到香港買了一家公司，改名為港基，作用點就是希望透過香港到大陸去。最近有一個機會，我就問：「你們為什麼不去？」他們說：「政治環境還不成熟。」換句話說，其實是自我設限並非不能去。

最後，還是回到WTO。有二件事情可以和各位報告，第一，我自己覺得政府財經（金融）部門過去在對外談判時被折磨夠了，我們的財金官員在金融部門的確累積了很多的

經驗，他們全球化的知識各方面能力應該是綽綽有餘。但是真正的問題還是在，兩岸之間的關係極度地不平衡，我跟大家舉兩點，我們連台商回來上市都不可以，現在在香港掛牌上市的台商已經有四十家了，這是肥了別人瘦了自己，政府的目的不應把本來是我們的廠商讓他們到香港上市，讓香港的資本市場擴大，台灣的資本市場卻沒有什麼變動。現在外資在台灣證券市場大概占百分之三十，我們的證券價格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實際上外資進來的數量大概跟台灣廠商資金離開的數量大約相等，這就是因為限制資本市場之故。

另外就是，我們對於境外基金中可以持有的紅籌股及大陸的公司的比例給予百分之十的限制，現在大陸市場一直持續成長，就有很多境外的基金就不要台灣了，因為它們覺得大陸的機會大，於是就從台灣下市，更諷刺的是，哪一家基金要宣布下市時，這個基金就變得特別紅。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實在經常糾結在一起。經濟就是從政治經濟分離出來的，但是在政治經濟中，只要政治多一點，經濟就會變少了，要讓經濟變好，政治的部分勢必要做出讓步。